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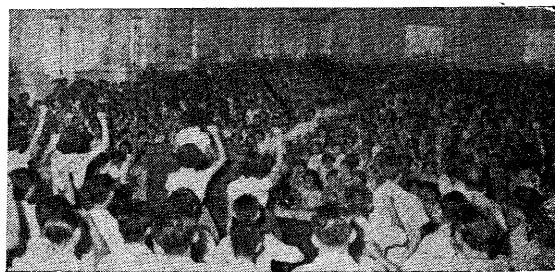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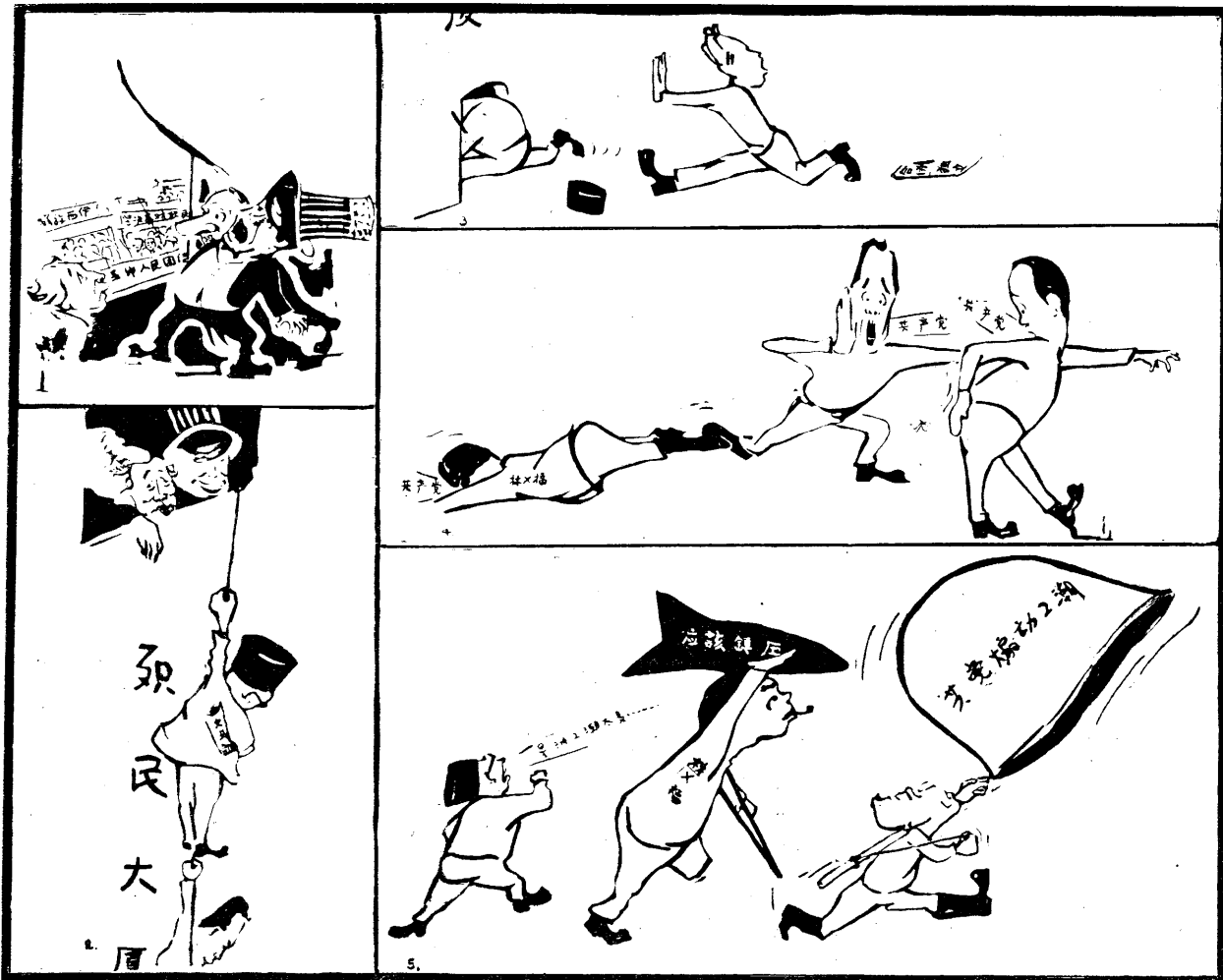


沈星報

出版者：沈星各業職工聯合會
編輯者：沈星報編委會
承印者：文化印務公司

Suara Kesatuan 第十六期

每份一角 只限會員
日期：1962年4月1日



上：工團聯合慶祝婦女節的莊嚴場面
中：幾千隻手齊高舉表達婦女節的願望
左：馬來婦女和倔強的嬌嬌演講神態

分裂和壓制不能阻擋工運洪流！ 工人階級展力量·多姿多彩慶「五一」

「五一」籌委會籲請各工團全面動員展開宣傳

今年的國際五一勞動節對我邦工人階級來說，是有着特別重大的意義。隨着政治局勢的變化，我邦職工運動又轉入不同的階段了。

過去兩次勞動節，我邦工人階級都表現出統一的步伐和高度的團結精神，在職工總會的領導下，轟轟烈烈地慶祝這個節日，並且顯示了我邦工人階級的強大力量。然而，這股力量越強，統治者看了就越心驚胆寒，因為工人階級向來是改革社會運動中的一股強大力量，許多反動的政府首先必定遭受工人階級的頑強抗拒而終告倒台。因此，早已準備走向右傾反動路線的行動黨政府領袖們，對工人階級的力量越來越強大，越來越團結的現象感到恐慌和不安，李總理在去年勞動節大會上，就公開向全星工人階級暗示分裂工運的意圖，他說「必要時，一定要劃清我們的立場」，緊接着行動黨親信甘達三美借着職總秘書長身份，在同年七月廿五日，在完全沒有徵求屬下工會的意見，也沒有召開職總執委會討論，竟然和勞工律政部長用簡單的一紙通令，把全星工人階級的總機構強行解散了，工人階級的叛徒帶凡那等用行動黨的政治信條「非共社會主義」的立場，將職工運動劃分成所謂「非民族親共」和

「民族非共」兩派，使原已逐漸趨向統一的職工運動，重陷分裂狀態而達到削弱工人階級力量的目的，以迎合政治上走向反動的企圖。在執政者公然進行反工人活動，利用他們執政的地位，通過行政機構極力從事分裂和瓦解工運的情勢下，我邦工人階級面對的問題是複雜的，我們的任務也是特別繁重的。

今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將恢復到林有福政府時期的狀況，我邦的工人階級在別有居心的政客們分裂下，再也不能像過去兩年一樣，以統一的姿態一起慶祝這偉大的節日。今年的勞動節將顯示以真正為工人階級利益而奮鬥的左翼職工會，和受工運叛徒誤導，被政客們操縱的少數職工會間的力量展示，這個節日將表現出左翼職工會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工人階級的團結力量將壓倒任何準備壓制工運前進的圖謀。

四十多個左翼職工會於三月十八日曾召開一次代表大會，會議上一致決定將號召所有職工會，以多姿多彩的形式熱烈慶祝今年的勞動節，會上并選出我會主席陳德華為大會主席，商行僱員聯合會主席胡容方為大會秘書長，以及唐米尼、高爾斯、胡申、鄭越東、冷甘、陳世鑑、陳一峰、陳烈及吳仲桂

等委員，共十一位組成「星洲各工團聯合慶祝五一勞動節委員會」，并一致通過委任林清祥、方水雙、兀哈爾、巴尼及詹密星為委員會顧問，負責籌備慶祝會的一切事宜。委員會認為為配合局勢的需求，通過這個節日以全面動員工人階級為今後我邦職工運動的健壯發展打開一條康莊大道。因此，委員會已經決定：

●號召各工團在條件許可底下，舉辦「五一工作週」，通過各種方式廣泛地展開宣傳工作，使所有工友兄弟姐妹們都能清楚地認識到今年五一勞動節的特殊意義，繼而動員全體工友們以高度的團結精神，熱烈地參加勞動節慶祝大會；

●為着表現出我邦職工運動並沒有因為執政者的壓制，分裂而退縮的倔強性格，將在惹蘭勿剎足球場召開大規模的羣眾大會，通過這個形式表達我邦工人階級的要求與願望，并指出今後我邦工運發展的正確道路，反擊任何阻撓工運發展的反動勢力，大會除有籌委代表及工運領袖演講之外，籌委會已正式去函邀請北婆三邦及聯合邦的職工會代表前來出席這次大會并發表演講。同時，籌委會也決定選擇適合於廣場表演的精彩節目在大會上演出，遊藝小組已召集各工團宣教

會議，研討推動宣傳并又組織由各工團歌詠隊組成之千人合唱團等等，使今年度的五一大會更加多姿多彩。

●為使各工團負責人能進一步地聯系，籌委會也決定在五一勞動節前夕，舉辦一項由各工團執行委員會委員及各部主要負責人參加的「團遊會」，這是一個非常新鮮且在我邦慶祝勞動節從未有過的一項創舉，通過這種形式不僅將加強各工團負責人間的聯系，而且也將加強五一勞動節的氣氛，使今年的五一勞動節過得更有意義而留下深刻的印象。

●籌委會的出版小組也積極地準備出版一本內容充實，包括四種語文的特輯，搜羅我邦工運事蹟及有關工運問題的重要論文，工友們人手一冊作為永久的留念。同時也將印發各種宣傳品，以便深入地發動工友兄弟姐妹們，以最熱烈的表現來慶祝今年度的五一勞動節。

總之，今年的勞動節將比過去任何一年都來得多姿多彩而有意義，我們相信在籌委會的正確領導和各工團負責人的全面動員底下，今年勞動節必然將比過去任何一年都來得成功，為我邦工運史上揭開新的一頁。



繼續為工人事業奮鬥！

在我會生命史上，過去的一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這一年的裏，我們不僅看到行動黨如何從一個左翼的政黨蛻變為激頭激尾的右翼政黨；在憲制立場上行動黨和殖民主義者及反動派是完全一脈相通的；我們也親眼看到這個會標榜是「親工人」的政府，背叛了工人階級的運動，而且在壓制工運方面是做得比殖民主義者更有手段。

這一切的變動，職工運動首當其衝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職工運動是社會主義運動的羣眾基礎，故此，去年七月底職工總會被借故解散；那些一向和執政黨基於反殖立場促進工人運動而共同工作的工運工作者，諸如我會會務顧問方水雙，林清祥，兀哈爾等，由於不滿執政黨右傾路線和反工人的措施而離開了政府。緊接着這些變動後，執政黨就開始向左翼職工會展開了空前的攻勢，他們一方面鼓勵僱主向勞工階級施行強硬政策，另一方面，他們又利用帶凡那之流的工人階級叛徒，極力向非行動黨工會進行有組織的破壞工作，「勞商」的活動便是最顯著的例子。由於我會是本邦強大的非行動黨工會之一，故此，我也就成為「勞商」進攻的主要對象。許多勞資糾紛就由於行動黨工會的分裂活動和挑釁行為而引起，其他的非行動黨工會如商行僱員聯合會等也遭到同樣手段的對付。

儘管執政黨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動用了勞工部等國家機構，加上行動黨工會親信進行一系列的分裂活動，但並沒有動搖我會始終站穩工人階級立場，為廣大工人羣眾謀取利益的決心，我會繼續在政治、經濟、社會和組織上捍衛工人階級的利益，擊退了分裂活動的陰謀。在過去的一

年，我會的單位不但擴大了，會員數目也增加了五千名以上，在行政組織上，我會也增聘多位忠於工人事業的工作人員，更有勁的協助工會處理勞資糾紛和會務工作，我會是比過去任何一個時候都更加強大和有潛力。在爭取改善工友待遇方面，儘管執政黨進行挑撥離間，也儘管有少數反動僱主企圖乘火打劫，但沒有人能阻礙我會為工人階級爭取利益。在本屆中央執委任期期間，我會共處理了二百九十九宗勞資糾紛，其中改善待遇和工作條件的佔半數以上，這些糾紛都在我會正確處理下，獲得順利解決，只有十七宗演成罷工潮，這完全證明了，我會處理勞資糾紛方面的的効率是良好的。這些成績的取得，無疑是得力於我會各級領導層及工作人員的努力，和他們對工人階級運動的忠誠表現，也是全體會友團結一致的結果。

當然，我們不應該只強調過去的工作成績，也必須看到自身的缺點，如有些工作人員對時局的麻痺，在新局勢面前感到束手無策，對工作還沒有足夠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對錯綜複雜的勞資糾紛問題處理得不够認真，這些都是應該即時糾正過來的，尤其重要的是必須即刻加強對局勢的認識，這樣才能在日益變化的局勢中掌握中心環節，抓住工作重點，這對處理工會例常事務和勞資糾紛都會有很大的幫助的。

我們必須再指出：在工人運動的史程上，我們一定會碰到來自反動派以及階級對手和工人內部叛徒的重重阻礙，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未來的一段長時期里都會碰到同樣的困難，低估這些困難是錯誤而有害的。但是，過份強調困難也是沒有必要的，我們應該鼓足勇氣去面對這些困難，而且有克服困難的信心，一切的困難都無法阻止

我們前進的道路，因為我們是站在真理和正義這一邊；那些背叛工人運動的叛徒，儘管他們有種種便利，可以任意利用國家機構來壓制工人運動，有時候為着政治目的，甚至會做一些對工人暫時有利的改良欺騙工作，來掩蓋他們的圖謀，但是，由於他們本質上是背叛工人階級的，故此，他們所面臨的危機是無可救藥的，一旦他們的真面目被完全暴露之後，這必將以身敗名裂告終。

在未來新中委的任期中，我們可以預料，反工人的攻勢是會繼續加強的，事實上，執政黨已公然宣佈要用政治手段來處理勞資糾紛，他們已宣佈將要修改現行的工業關係法令，來加強對付非行動黨工會，而且還恫言要利用其他的法律對付非行動黨工會，這一切的一切，正說明了執政黨已經墮入無可自戕的反動泥坑中，在面臨深重危機的時候，不惜任何手段來阻撓左翼運動，面對着反動的囂張氣焰，我會應發揚過去始終一貫的奮鬥精神，繼續站穩工人階級立場，沉着應戰，擊潰任何進攻。我們相信，我們是完全有能力去克服這一切問題，引導我會繼續向前發展而不斷地壯大起來！

本月八日常年會員代表大會上，新的中央執委就將產生了，我會的領導層將進一步加強，去迎接新的而繁重的任務，我們希望各代表們重視這次選舉，用自己的良知和清醒的理智，選出強而有力的新中央執委會，負起工友們寄予的偉大而艱巨的任務，堅貞不渝地為工人階級的偉大事業而奮鬥，并在當前的社會運動中起積極主動的作用，在我邦爭取更大自由民主主義的鬥爭中，扮演主要的角色，突破目前的反動壓力，努力促使一個有利於工人運動的新局面的到來而奮鬥！

政壇花樣無奇不有，有時候熱愛民主的人會被認指成可怕的「惡魔」，那些開口閉口談「民主」的人，却會做出許多「無民主」只有天曉得的「民主」，有人說「民主」這字眼原是純潔無瑕的，但被一些不信任民主而強裝「民主」的濫用了，它就會變成完全不同的東西了。

本邦執政黨自稱為「民主社會主義者」，然而以他們最近數個月來的表現，却完全與事不符。從密謀「合併」不讓人民知道，直至「合併」達成協議了條件也不坦白告訴人民，而且還故意歪曲事實誑騙人民，當人民提出詢問時就隨便塞給紅帽子，誣蔑威脅進行併施，壓到人民有口難言，有情難表，「民主」氣息已被烏雲殘景籠罩，但那些敵視民主的人還不知恥地高唱着「民主」，聽了無不令人切齒痛恨呢！

然而，奇怪的事情還有呢！人民說「合併問題要交由全民決定」，他們在公意催促下也答應「要交由人民決定」，但是他們却叫人民在那漏洞百出的「全民投票法令」下，用全民投票方式決定「要不要合併」，儘管

民主制度的悲哀

如此，執政者還不放心，深怕在普遍人民劇烈反對下，「合併」計劃宣告破產而他們的政治命運也跟着壽終正寢，於是乎來一個先下手為強，不惜搬出違反民主的醜劇。在三月份立法議會中內政部長對「全民投票法案」提出了令人費解的修改，這項修改，是在全民投票中的棄權票、廢票和空白票，都必須

全部算是「支持政府」，這就等於說沒有給人民有選擇的餘地，若不支持政府而投票權票，或一字錯了而成為廢票也算是「支持政府」，而空白票既也可以算是「支持政府」有誰能保證不會有作弊現象出現呢？難怪有人說現在政府已得不到活人的支持而「向死人拉票了」，他們的法律專家竟訂出世界上絕無僅有的「妙法」。嗚呼！這種民主只有那些傑出的「民主社會主義者」才敢說得出，連西方最反動的法西斯份子也從未做出如此荒誕的事來呢！這種「民主」豈不是只允許人民「支持政府」，而不讓人民自由表達意願？只有那些對「民主制度」完全喪失信心的人才敢做出的醜事！這些政客們政治道德敗壞到如此地步，這難道不是「民主」制度的悲哀嗎？



三月份本邦立法議會中敦林和執政者對「工業安寧」問題大演雙簧戲，首由敦林提出動議後再由執政黨補充修改動議，這齣政治醜劇居然也演得有聲有色，不但

苦壞了立法議員要連夜開會辯論，而且也勞駕在政府控制下的輿論及宣傳機關。也許執政者對這場戲大感滿足，但却想不到那地那些聰明的政客，却有意無意之間大現醜態。執政者利用這機會極力攻擊詆譭工職工會，把工業不安責任全盤推給職工會，聰明的總理知道出了心中秘密，自供出「假合併」的陰謀詭計。他說：「當合併之後，勞工問題將交由聯合邦內政部處理。」妙哉！他們從開始談「合併」時就高唱「合併後本邦保有勞工教育的自主權」

當人家問他合併後內部治安交由聯合邦管理，聯合邦會不會借政治理由壓制勞工運動，這樣勞工自主豈不是枉然？李總理的答覆是：「勞工問題和內部治安基本上不是同性質的兩回事」，他的意思是要人相信合併後本邦工運將不會受聯合邦內部的壓制，這是李總理幾個月前在一次電台記者招待會時說的，但是今天，他却自打嘴巴地說出了自相矛盾的話來，這明明是他們想通過「合併」來壓制左翼及職工運動，過去他一口否認這種揭露，如今却不打自招地全盤供出他們的密謀，難道他們還要叫人民相信所謂「勞工自主權」的神話嗎？

他們大言不虛地說「真理是越辯越明」，幾個月來那些騙人的東西最終辯不過事實，也瞞不過人民的，所謂「自主權」云云的騙局現在豈不是由他們自己揭露了嗎？而我們一開始就指出是屬於真理的揭露，事實證明是完全正確的，事實既然如此，且看這些狡滑的政客們還有什麼狡辯再瞞騙人民呢？我想騙人的事是經不起事實考驗的，儘管他們再施出「騙術」再來宣傳一番恐怕也不會

有作用的吧！

順水推舟，共演醜劇

所謂「親工人」的行動黨政府，現在又想通過「工業安寧」的叫囂，企圖又一次打擊本邦職工運動。不管執政黨部長們的「妙算」如何，這種舉動只有進一步暴露了反工人的面目。

這次立法議會花費了三晝夜的冗長辯論，儘管執政黨頭子們要極力顯示自己和林有福有不同性格，但也不能掩蓋這批政客們間的相同意圖。原來，執政黨發現本邦「工業不安」，是吳財長去日本一行之後，從日本大資本家那是聽說本邦工業不安使他們不敢前來投資，於是吳財長這抵本邦一下機場，就破口大罵本邦工運者，其聲色俱厲的表情，當然可以博得日本大財閥們大大讚揚一番。這些自稱為「民族主義者」「非共社會主義者」及口口聲聲污指人家效忠外國的政客，現在居然從日本大財閥那邊得到靈感，而準備向我邦工人階級展開「攻勢」，一時不免使人感到這些人自己似乎已成為效忠外國大財閥，變成專為外來這本家的辯護者和捍衛者。也許就因為這樣，才觸發起這次立法議會要花去這麼多寶貴的時間大談「工業安寧」問題。

時事雜談

有聲有色，給他們的後台老板外國大財閥大快心情，大飽眼福，雖然這齣醜劇引起我邦有正義感的人士和工人階級同聲譴責，然而，這些戴上面具的演員們却仍不知恥地申演下去且有未告終之概。

是誰造成工業不安？

李總理在辯論「工業安寧」動議時指出：「在共產黨和非共集團的競爭下，會造成工業不安……這是不能缺少的階級」。然而，是誰主動地挑起這場競爭呢？大家還記得在去年五一勞動節上，李總理公然表示要和左翼職工會劃清立場，他的隨從者接着就大搞分裂工運的罪行，那些不被執政黨拉着鼻子走的，就被誣蔑是「親共」或「受共產黨控制的職工會」，於是，他們更出動大批工棍，工運叛徒和工運流氓份子大力向左翼職工會展開攻勢，上從行政機構下壓，編故事，加罪名；下從基層播謠言，誘騙和威迫工人脫離自己的組織，但這場競爭失敗了，現在就通過「工業安寧」的叫囂，欺騙公眾人士誤認他們是有意「維護工業安寧」，意圖動用社會壓力來打擊左翼職工會，這種手段一再顯示這些面臨窮途末路的政客們，一向所要弄的卑劣政治手段的可耻行為。

李總理說，在過去數月來所發生的九十六宗工潮中，有六十九宗是由「親共職工會

讓我們告訴他們，要犧牲我邦人民利益，特別是工人階級的利益，以博取外國反動派的歡心的做法，最終必然要落到可耻的下場！讓這些人最好看看他們的先輩如蔣介石、李承晚的下場吧！

發動的佔工潮百分率七十二巴仙，我們姑且不追究他所引証的數字是否正確，雖然他們的情報員經常誤認數字而大擺烏龍，但這些數字並不能證明目前的工業不安是由左翼職工會造成的，李總理本身已招供造成工業不安的真正因素，而且在「是不能避免的」，這些數字如果是正確無訛的話，它正顯示出，左翼職工會在過去幾個月受重重政治壓力下，並沒有放棄為工人爭取改善待遇的努力，而這許多工潮中都是因為工友們要求更好的待遇和合理的工作條件而引起的，即使是李總理本身也無法指出有那一字是因為「政治理由」而發動的，事實既然如此，李總理及其隨從者無視事實的蠻加指責，豈不是進一步証明了這些政客們存心誣蔑的罪行嗎？「工業不安」究竟是由誰造成的，事實勝過謊言，真理勝於雄辯，污指是瞞騙不了人的，有正義感的人及親身體驗過這些事實的工友們是比誰都更加清楚的！

我們對工業安寧問題的看法

各工團駁斥行動黨政府的指責

三月廿三日本邦立法議會經過三晝夜激烈辯論後，以廿四票對十六票通過了由人民聯盟提出，後經執政黨修改的「工業安寧」動議，各工團對這問題都非常關注，并一致認為必須通過適當途徑，以駁斥某些歪曲事實的指責，澄清真相且表達工會對維護工業安寧的看法，基於此，由本邦商行僱員聯合會、巴士車工友聯合會、膠業僱員聯合會、電氣及電訊職工聯合會及本會等聯合發起召開各工團執委聯席大會，廣泛討論這個問題。

大會於三月卅日下午八時假福建會館舉行，在大會未開始之前細雨紛紛，但出席大會的各工團執委仍然極為踴躍，把整個會場擠得水洩不通，人數約達千人左右。時屆，大會主席陳德華在熱烈掌聲中起來致詞，對幾個月來勞資糾紛問題作透澈而客觀的總結分析，他的長篇演講由黃循立譯成英語。接着起來演講者有商行僱員聯合會總務陳修水、鄭越來；巴士車工友聯合會總務陳世鑑，汽車工廠僱員聯合會總務盧義萍，泛星職工各業會總務陳瑞生等。工運領袖受邀演講者有方水雙、唐米尼、林清祥等。大會於通過提案後，在十一時三刻正式宣佈圓滿結束。

這次大會可說是相當成功的，從出席人數的踴躍和各工團執委都全神貫注傾聽演講者分析以及不時響起雷動掌聲等情形，足見這一點。從這次大會中各工團執委皆清楚看出執政黨提出工業安寧動議的真正意圖，而更有信心地為工運的發展而奮鬥！執政黨意圖打擊工運無疑是失敗了。現將各演講者講詞概要摘錄如下：

大會主席陳德華：「高喊『共產黨人製造工潮』，絕不能協助改善勞資關係；其實，同樣的樂曲就曾從殖民主義者和反動派一再奏過，所不同的這次是由所謂『親工人』的行動黨領導人用不同的曲調重奏而已……」

他說：「李總理很清楚的指出：『共產黨和非共者在工會中進行基層上的競爭，在某些方面會造成不安……是不可避免的階段』。換句話說：執政黨對確保工業安寧，擴展經濟是沒有興趣的，根據李總理的主張，只要能促進行動黨的政治運動，即使為了政爭而產生更多工潮也是不值得重視的。」

「執政黨對於工潮的態度，無疑對於今後勞資關係是有深重影響的，也只有認清了執政黨對工業關係的真正意圖，那麼對於立法議院中那些來自執政黨和右派對當前工業關係的歪論，也就會明瞭指掌了。」

他分析說：「何以去年特別是從八月至十二月工潮特別多，工業關係特別緊張，讓我們引用執政黨提出的工潮數字，在去年總共發生 116 宗工潮，其中有 77 宗從八月至十二月間發生的，當然，最重要的工潮是公共日薪僱員總會所領導的工潮，僅僅這宗工潮損失工作日是 274,849 日，再加上軍部工友的罷工潮其損失工作日是 17,000 日，兩項工潮加起來是 291,849 日，佔全年工潮中 410,891 日，超過六十巴仙。明眼人都懂得公共日薪僱員總會所領導的工潮是為了對抗由甘達三美領導的公共機構總會，這工會的要求，很簡單，只是要求政府承認該工會是代表政府日薪僱員的，并要求所有日薪僱員享有同等的待遇，這僱主不是別人，正是執政黨本身。」

「去年所發生的 116 宗工潮，如果除去上述兩宗工潮，這 114 宗工潮之中總共損失工作日是 119,043 日，和 1960 年因罷工潮而損失的 152,006 日比較，這是少得多了，沒有

商行總務陳修水：「……無理的為難合法的勞資糾紛，利用警察力量對付和平工人，這一切都不能協助工業安寧，既使把一些工運領袖抓進監牢，也決不能分裂工人運動的力量。」

陳君嚴厲指出：「今天，行動黨已徹底向右轉，它反勞工的面目已完全暴露了，而為了掩護其失敗，於是就企圖叫喊共產主義來恐嚇人民。」

「這兒，我們要告訴這批絕望的執政者，他們已不能再欺騙人民了。」

「由於李光耀和他的傀儡已失去工業方面工人的支持，因此現在他們就採取絕望的嘗試，企圖爭取曾一度被李先生所指責和侮辱的受英語的商行工人，他們採用的方法，一方面是用叫喊共產主義和動用警察力量來威脅這些自領階級，另一方面又極力討好他們。」

「商行僱聯是代表講英語的商行工人的最大職工會，由於他(她)堅決拒絕了行動黨的控制，因此，政府就不惜用盡一切嘗試來對付本會，但李光耀的企圖是很悲哀地失敗了，他並不能分裂我們的工會。」

「儘管政府進行了共產黨的污蔑攻勢，但我們工會已激增至擁有一百零六個單位及增加了數千名的會員，而許多新的單位也正在組織中。今天，商行的僱員已充份認識到他們在職工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們並不是像李光耀想像中那麼的愚笨，而李光耀的一切誤導企圖都必然將會失敗。」

談到政府指責工會動用暴力時，陳君說：「李光耀和他的同路人林有福，一再宣稱

的政府執政，所以他們就企圖利用這種局勢向工會施壓力。今天僱主們正在計劃有系統地解僱那些在職工運動中活躍的工人。在商行僱聯中，我們目前正面對一些解僱的懸案。許多僱主今天公開地說他們正等待馬來西亞的實現以便向工會展開攻勢。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調解機構就企圖從工業糾紛中撈一點政治資本。」

「勞工部對一些糾紛案件顯得無能，並有意拖延糾紛的解決。在另外一些糾紛案件上，勞工部則公開站在僱主一邊。如果調解機構的人是採取這種態度，那麼，工業和平怎麼能夠維持呢？」

泛星總務陳瑞生：「……任何企圖打擊和摧毀工人運動，它必須面對工人階級頑強抗拒的一切後果！」

陳君清楚指出：「林有福所提出的動議，其目的不外是有意在譏笑行動黨政府對付左派工會的『手段太差』，從而促使政府採取『大棍子』政策來鎮壓真正為工人做事的左翼職工會。從辯論動議的過程中，我們不難看出這一點，即使是政府方面也不否認而對四角聯盟採取友善合作態度，集中火力猛攻社陣和非行動黨的職工會，而且一味誇耀自己那一套對付左派團體的伎倆，反譏林有福的手段『太笨拙』。這些同類型的政客們準備在對付工運的競技場上較量各自的手段；是不會使人驚奇的。」

「雖然行動黨政府沒有接受林有福的那一套手法來對付他們所不能控制的職工會，實際上他們早已經背棄了曾經向全星人民，尤其是向全星工人許下的諾言，不擇手段地從事分裂工人內部的團結，用這種手段去削弱左翼工運的力量；政府的行政機構也被利用來對付一些他們所不喜歡的工會，警方的中立對待工潮的態度也已改變了，現在就連立法議會也幾乎被執政黨利用作進行反工人宣傳的講壇，以便打擊其所不能控制的職工會。我想這也許也是行動黨政府所強調，他們在對付工人運動方面的手段，是比林有福高明的表現吧！」

談到數月來勞資糾紛起因時，他說：「執政黨不但對左翼工會採取敵視態度，連那些屬下左翼工會的會員也要受到不平等的對待，一面有意無意的鼓動資方和工人對抗，另一方面對處理這些工會中的會員和資方發

汽聯總務盧義萍：「……他們儘其能事歪曲和污蔑，把工會真正維護和爭取改善工人生活的動機，指為是帶有政治企圖，以製造公眾人士的錯覺，和惡意打擊工會信譽。」

談到該會屬下福特廠工潮時他說：福特工潮也在這次立法議會的動議辯論中，被李光耀總理及甘達三美所提及，他們儘其能事予以曲解和污蔑，把工會真正維護和爭取生活改善的動機，指為是帶有政治企圖，以製造公眾人士對福特工潮的錯覺，和惡意打擊工會信譽。」

他接着說：福特廠工友要求改善待遇遠在一九六〇年三月間便向公司提出，但在同年四月間，資方藉故開除六名工友而引起六十四天的工潮發生。而被延擱下來，至一九六一年十月初才再重新提出，雙方先後經過四次談判，資方認為原則上可給予工友每小時五巴仙加薪，但必須提高生產量，也就是說從每天平均八輛車的出產量提高到十四輛車的出產量，否則五巴仙加薪將被扣回。正由於公司始終把着這種不現實和固執的態度，全體福特工友遂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以秘密投票方式表決，一致贊成採取罷工行動，工潮就在同年十一月廿一日正式爆發。顯然的，這完全是資方固執的結果，才迫使工潮發生，這宗工潮的起因和經過的事實，就是以清清楚楚地回答了李總理及甘達三美的無理指責。」

他又說：李總理及甘達三美毫無根據地說：「工友經過一百一十天的罷工，才得到每天六分錢加薪，是得不償失。」讓我們舉出有關合約內容，來駁斥這種歪曲指責，在合約內容中，有關加薪條文是無條件的，從一九六二年三月一日起，每小時加薪六分錢

「我們并不像李先生和他的傀儡一樣地來指責這些罷工。我們並不因為工人罷工而指責他們，我們是站在工人的一邊，而不管這些工人是屬於什麼工會。我們是實事求是的人，我們相信罷工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工人有着合理的不滿。我們認為如果罷工的次數增加，那就是表明工人們是有着日益增加的不滿，而這些不滿是不能用高喊共產黨來解決的。」

「今天的僱主們都知道有着一個敵視工

他重申：「我們贊同工業安寧，我們支持法律和秩序，但我們却不能同意行動黨那套所謂工業安寧應當犧牲工友的合法要求的論調。」

最後他總結說：「如果今日之政府是真誠要維護工業安寧，就應當採取中立。無理的為難合法的勞資糾紛每日都在發生。動用警察力量對付和平工人事件正在增加，這一切均不能協助工業安寧，事實上，政府要打擊職工運動的企圖只有導致強烈的反感，而政府根本也不能壓制不滿的情緒，既使把一些工運領袖抓進監牢，也決不能分裂工人運動的力量。」

泛星總務陳瑞生：「……任何企圖打擊和摧毀工人運動，它必須面對工人階級頑強抗拒的一切後果！」

生勞資糾紛採取消極敷衍的態度，許多原本可以解決的勞資糾紛，由於政府處理無能而最終演變成工潮。許多工潮中有些是因分裂性工會的活動而引起，有些更是資方狐假虎威地採取固執態度而主動挑起的，在這種情況下，試問又怎能維持工業安寧呢？」

在反駁執政黨指責 S A T U 處理工潮態度時，他嚴正指出：「這些工會在處理勞資問題的態度是合情合理的，他們對工人為着改善過提出的要求，通常在勞工部無法獲得解決後而被迫採取的工業行動，執政黨沒有認真追究其因素，反而故意污指這些工潮是存有政治目的，企圖製造一種印象，使公眾人士相信，S A T U 工會所領導的工潮都是存有某一種的目的似的。這無非是想替自己製造一種口實，以便今後方便對付左派工會。」

最後，他重申對維護工業安寧的看法：「我們曾經不只一次的一再表明：維護工業的安寧，不僅需要勞資雙方的精誠合作，共同努力，而且政府當局是難咎其責的，作為政府而要使工業安寧必須保證以大公無私態度處理糾紛和具有開明的勞工政策，否則單靠一方無論如何也解決不了問題的。誰也不可否認，過去一向來職工會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來維護工業的安寧，但我們合情合理的態度往往被別有居心者視為軟弱好欺，這是令人惋惜的！」

「我們也必須強調，任何企圖打擊和摧毀工人運動，它必須面對工人階級頑強抗拒的一切後果！」

汽聯總務盧義萍：「……他們儘其能事歪曲和污蔑，把工會真正維護和爭取改善工人生活的動機，指為是帶有政治企圖，以製造公眾人士的錯覺，和惡意打擊工會信譽。」

從明年正月一日起，每小時又有加薪五分錢；除此之外，如：花紅、假期、醫藥、養老金等，這都是工友們付出代價所獲取的成果，這是五年來，工友們與公司間第一次簽署的勞資合約。」

他以挑戰式口氣說：如果，李總理及甘達三美有意同情福特廠工友罷工之期間的工資損失的話，應該促使福特公司補回工友損失；如有勇氣，應提出立法制定凡是工潮期間內的工人工資損失，應該照付予工友。」

再提到福特工潮中，李總理及甘達三美并指責該會顧問方水雙先生利用工潮達到對付敵手的目的時，他駁斥說：「有關福特工潮能獲得解決完全是得力於方顧問之熱忱指導和努力處理，先後經過和資方接觸與談判約有卅多次，在談判過程中他始終以工友利益為前提，和資方據理力爭，最後達成協議而使工潮結束。」

「從處理工潮的過程中，我們完全看出方顧問是一位忠實為工友謀福利的傑出工運者，這不但是我會屬下工友感到榮幸，同時也是各行業工友們所熱愛的領袖，假如甘達三美企圖以政治污蔑來改變我會對方顧問的熱愛，這是幻想的。」

最後他說：「我們願意奉勸李總理及其同僚，不應作毫無根據的指責，並把正常和被動的勞資糾紛或工潮強加上政治污蔑，這不僅無法瞞騙公眾人士，而只有更進一步暴露反工人的面目。」

在這科學昌明的時代里，電影已成為社會教育的最好工具了。電影的教育功能不遜色於文字的教育，它只要通過銀幕上的表演，便活生生地反映了現實社會生活的面貌，使觀者一目了然。即使不懂文字的觀衆，也能理解其中內容。因此，電影在教育廣大勞動人民的效能上，是起着積極的作用；同時，它在日常生活中，是人們所不可缺少，且最受歡迎的一種健康娛樂。正因為這樣，在一些進步的國家里，電影正是用來培養人民之間的友愛、互助、團結的集體主義精神，使他們熱愛祖國，人民和真理。更使他們了解個人在社會上的作用，以及人民羣衆在建設新的社會工作中的潛在力量。

然而，我們在這個半生不熟的社會里，情形是不是這樣呢？如果你是一位健康影片的愛好者，那麼你將會毫不顧慮地大聲說：不！在所謂偉大的「民族主義者」領導下的本邦，好的影片真是鳳毛麟角，少的可憐。即使有也只不過爲了怕人非議，勉強批准一兩部；相反的，所謂驚心動魄、緊張、刺激的西洋片却源源而來，供過於求。

由於當權者對這些危害社會道德的影片，採取充耳不聞，於是，打鬥刺激的情色

今天早上，我起得特別早，才五點一刻就被臭蟲搗蛋得無法入睡。這時距離上工時間還有兩個多鐘頭。爲了打發這漫長的時間，我披了一件衣，到海邊去溜達溜達。

不知不覺，我便走到了海邊的一間咖啡店。這時，店里已坐着七、八位上了年紀的老頭子，他們聚精會神地交談着。我靜靜地溜到一個角落里，要了一杯濃茶和一塊麵包，邊吃邊聽這些老輩們的閒談。

「聽說立法議院這兩天正在熱烈辯論有關大馬來西亞計劃，不知辯到怎樣？」坐在靠窗旁的溪田叔問道。

「這大馬來西亞計劃啊，因爲遭受到人民的普遍反對，政府便惱羞成怒地想硬幹下去，」一向喜歡看報紙的老全漢這樣回答道。

「什麼？這種問題怎麼可以硬幹的。這是關係到人民大眾的前途呀！不是說要由全民投票來決定麼？」溪田叔再問。

「什麼叫全民投票？」沈默寡言的亞豬伯模稜糊塗地問。

「就是由全新加坡人民投票決定，到底要不要大馬來西亞計劃，」溪田叔自作聰明地說。

、無聊的低級趣味影片像雨後春筍，比比皆是。

因此，古怪打扮，牛仔裝，飛機型的頭髮，漫波舞和查查舞等等，形形色色，各種各樣的西方生活方式，全帶到星加坡來了；更令人痛心的是：打鬥、搶劫、綁票、強姦、謀殺……等滔天罪惡、傷天害理的事情，接二連三地瀾瀾發生於本邦。諸如此類的不良事實，多多少少也是從這些不良的影片中摹倣來的。所有這些含有毒素的影片對人們的影響至深且巨，它毒害了無數心靈純潔

的人們，它葬送了青年們的前途，亦阻撓和破壞我們要求實現進步社會的工作，並削弱我們改革社會的鬥爭力量。

由此可見，好的電影能使人進步，走向光明康莊的大道；壞的電影却誘導人們陷於墮落，走向死亡的末路。

所以，我們不僅要保證自己杯葛歌頌暴力的打鬥片，和宣揚個人英雄主義的西洋片，同時也應該勸告活在我們周圍的工友們，抵制這些不良影片對我們思想上的腐蝕。若有教育意義的健康影片，應介紹工友們去看，使他們從中取發。

「那好極了，我一定在反對的空格里打一個大叉，」亞豬伯有點興奮地說，還比了一個手勢。

「別太高興，全民投票只不過是裝裝假民主罷了！前天宣佈說：不管全民投票是否勝利，一定要搞的。」素有理論家之稱的炳祥叔說。

「這樣那里可以呢？贏也要搞，輸也要幹，政府也太『歐蠻』了。」溪田叔不平地說。

「真是豈有此理！這樣又何必必要全民投票呢？說得這麼好聽，什麼由全民來決定，呸！真下流。」清山叔憤憤地吐了一口唾沫於地上。

「真是的，政府也應該聽聽人民的意見才對呀！」亞豬伯道。

「哼，如果李二儂肯聽人民的意見，那他今天就不會被人罵到臭頭了。」老全漢說。

「他媽的，在選舉時叫人民做『老父』



漫談

電影的功罪

小釘



訪問

在一個深夜的晚上
我來到妳們集合的地方
我們緊握着手互相的問候
在一陣熱烈的掌聲中
妳站在人羣的中間
揮着手臂
口兒一開一合地
報告鬥爭的經過
從工友的遭遇和痛苦談起
再譴責老板的無恥言論和野蠻舉動
還有，罷工開始的那一天
大批警察到場鎮壓……
又是一陣熱烈的掌聲
這時我抬頭直望着妳
暗地里想着：
妳變了，進步了
是什麼力量使妳有這樣的勇氣

記得前年妳在識字班裏上課
讀書的聲音比蒼蠅還小
要是先生多問幾句
妳就羞答答地低下頭
如今在這二、三十個人的面前
妳竟滔滔不停地在演講

今天我又來到妳們這裡
一踏進木棚帳幕
黑板上已寫上罷工進入第46天
這時姐妹們剛上完了識字班
歡呼聲四處响起了
哪一位忙着倒杯茶
這一位忙着搬椅子
那牆角邊傳來了個熟悉的聲音：
今晚就留在這兒吃晚飯吧

我們坐下來再談起這些日子的生活
「感謝工友們的關心和支持
請你也代我們問候其他在罷工中的兄弟
我們的鬥爭一定要堅持到勝利
因爲工人的利益只有依靠工人自己爭取」
告別時沒有什麼話好相勸
但願姐妹們
做個新時代的婦女。

憶秋

茶館閒談

「一做官就出賣人民」清山叔生氣地說。
「到底是那個混蛋提出這鳥計劃？」一向脾氣暴躁的武虎說。
「呸，你問亞明就知道。」老全漢用手指着我。於是老頭子們的幾十隻眼睛都向我射來，我頓時臉紅一下，只得以開玩笑的口吻說：「全漢伯，如果你的話給李二儂聽到，他準賜你一頂『紅色』的『進士帽』，請你去『進士府』享清福去！」
「哈！我是快死的人，如果能在臨死前進監牢，拜訪那些反殖的英雄，那是再好也沒有了。」老全漢俏皮地說，引得大家都笑起來。
笑聲一止，我馬上認真地說：
「殖民主義者企圖延長其殖民統治，窒息人民要求獨立的呼聲，便和聯邦反動政權勾結起來，以進一步地鎮壓五邦愛國人民。」
「殖民地統治者所提出的東西，一定是

對人民不利的，爲什麼本邦政府還大力的鼓吹呢？」溪田叔問道。

「因爲反動政權看到人民反對他們的呼聲日益高漲，就妄想利用反動政權的扶持，來延長其政治壽命。所以他們便視大馬計劃如獲至寶似的拚命宣傳。」我回答道。

「他媽的，拿人民的利益來做他們升官的進身禮，真是無恥！」武虎叔憤怒的說。

「這種危害人民、不利於人民的計劃，我們一定要反對！」清山叔大聲說。

「不！反對還不够，我們還要粉碎它！」我學着區總務的口氣說。

「對！要粉碎！堅決粉碎這不利人民的大馬來西亞計劃。」大家異口同聲地說。

「嗚……我本想再說下去，但工廠催人上工的汽笛聲却無情地嗚叫着。我只好匆忙的趕去上工。」

在路上，老人家的不滿及怒責，還一直在我的腦海里縈繞着。使我更深刻的體味到：凡是對人民不利的東西，它必定會遭受人民激烈的反對的。

陳紹明

倒霉！

靜

在一個天氣晴朗的夜晚，我們幾個年青小伙子，居然談到更深人靜才入睡。

睡着不久就聽見公雞不停呼喚着，好像喊道：勤勞的人們趕快起身。我在甜蜜的睡夢中被它們吵醒，看看手錶已六點二十分，就從牀上跳起來，伸個懶腰，匆忙去洗刷，準備用早餐了。

當我走進廚房，糟了！爲什麼滿地都是紙張和幾把鎖匙，到底是那個傢伙搞得這樣亂呢？呀！我的錢包怎麼會在牀上，糟了，糟了！於是我像風般飛去臥房，果然不出我所料，掛在牆上的衣服不見去一大半，回頭一看，只見牀上幾個伙伴還睡得呼呼大叫：喂！喂！趕快起來呀！我們的……

「豈有此理，你這座日本火山，今早又鬧鬼是嗎？天未亮幹嗎哇哩哇叫呢？好甜的夢都被你趕跑啦！」

「你們這些懶蟲還在夢神鬼，你們知道嗎？我們的東西全被小偷偷去了，看見了沒有？」我指着衣服大聲講。

「什麼，你說什麼？」

「還說什麼，牆上的衣服不見了！廚房的門沒關，窗柱子又被刀切斷。」他們聽了這些話，猛然跳起奔到廚房去。我說：「廚房亂七八糟的，起初我以為是隔房小鬼弄的，後來越看越不妙。」

「喂！衣服全在這兒，」跟着小鬼的喊聲，我們馬上去看。果然衣服堆滿地上，

于是大家就取自己的衣服，摸摸看是否還有留下什麼東西。經過一番搜查後，只見大家臉無表情，褲袋里的錢，鋼筆全不見了。過後，我們總結一下被偷的東西，大約價值一百多元。

由於講話過於大聲，鄰居的朋友聽了，都紛紛跑來，很關心地問這問那，甚至有些提議應立刻報告「馬大厝」；另些說不好去報案，以免招來一些不必要的麻煩，也有些說此次來偷東西的一定是附近的人，要不然他怎麼會那麼熟悉這里的情形。總之你一句我一句議論紛紛，弄得雞犬不寧。

過了不久，人羣才慢慢散去。我們就集在一起研究一下要怎樣處理，肯定這個賊和這間屋子有密切關係，猜測是這麼猜測，但沒有充分的證據，不能隨便指定。

以目前的我邦來說，只要一拿起報紙，就能看到許多大小宗這類事情發生。他們爲什麼會去做賊呢？大部份還不是由於失業人數過多，爲了求生存，爲了家庭就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險去幹這行，這應怪誰呢？還不是外來統治者及不合理的社會所造成的。我們要解除這種不良的現象，消除貧困的環境，唯有先把外來的統治者——英國人，片甲不留地消滅掉，然後把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澈底改革，才能讓大家過着安逸平等的生活！



農曆廿九，星期天。
我們在炎熱的中午，搭上東南快車告別星洲，朝目的地——豐盛港駛去。

我們從車廂里望出去，看見兩旁的膠林，綠油油的葉子，茂盛異常；一片遼闊的膠林，使人感到我國——馬來亞，是多麼的富饒和可愛呀！一棵棵一排排的橡樹，不管從那一個角度看，它們都是很有規律，壯觀地屹立着。它們象徵着馬來亞勞動人民的堅強、樸素、勇敢與壯嚴。

豐盛港是個風景優美的地方。每年都有許許多多的遊客到這里遊覽。

這里的居民品質很純潔，人善良又熱情，不分誰家朋友到這里來遊玩，都受到他們熱情的招待。但是，這個地區並沒有什麼工業，人民的生活非常痛苦，他們只依靠割膠與捕魚爲生。這里的割膠工人，生活實在艱苦，每天黎明時分就要向膠林進軍，那冰冷的寒風吹得他們直發抖，但他們還是往前進。天天都在辛勤忙碌的膠工，一天僅能賺取

二塊多錢的工資；然而，一逢天下雨他（她）們可就要喝西北風。產膠王國的割膠工友的生活待遇原來是這樣悲慘，也許大家聽了還不大相信吧，但實際上他們的生活是這樣過着呀！

居民們日常食品總少不了魚，只要花上一元八角就可以買到美味可口的鮮魚。可是你知道漁夫們怎樣生活呢？

漁民每一年都要爲西北季候風而擔憂，一到十月底就準備收網，否則就會碰到巨浪吞食，帶來悲劇。一年中幾個月的時間沒出海，生活只靠借錢來熬過！借錢不但要利息，更可怕的是捕到的魚完全受債主管束。經過層層剝削後，肥潤的鮮魚到頭來只剩下魚骨了，漁民們就陪伴着領骨過日子。

要改善這里的人民生活，唯有依那位膠工所說的一樣：「整個社會制度改變過來，才能真正解決人民的痛苦。但

要改變這個黑暗的社會，首先要星馬兩地人民團結。」
金珠





各工團聯合紀念三八大會記
「寒冬」里的心沸騰了

「極力投入反殖鬥爭、努力爭取婦女解放」！這顯著的大對聯，高高的懸掛在維多利亞紀念堂的兩邊：它明確的指出了當前婦女的中心工作任務。文字的表達似乎還不够親切深入，中間還張掛了一幅大漫畫：一個姿態雄偉的婦女，舉起強有力的手，向一切迫害婦女的舊社會制度，提出嚴重的抗議；高呼反殖民主義，反大馬來西亞計劃，反假合併……。

這幅畫是你、我、她及所有廣大姊妹們的形像。不動的畫象經過無數的宣傳教育，總有一天會變成千千萬萬張活生生的形像，分佈在工廠、車間、農村、膠林、大街、小巷等，生龍活虎似的幹着，跳着，奔着，舞着。姊妹們：那時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了，殖民統治者將死亡，舊制度將崩毀，我們最受壓迫的一羣，也將站起來迎接初昇的太陽！

貴賓駕臨

三月十一日大清早，事務股還在忙着搬椅子，「劈劈拍拍」的移動旋律正在緊張演奏。貴賓來了，他們不是婦女領袖，也不是社會名流，是警署長官蒞臨「指教」。他們苦口婆心「規勸」負責人非把椅子拆掉不可，否則發生火災，抵觸「惹」。長官的「好意」姊妹們那有不知曉，可是人已經來了，總要想出極積的方法處理呀！

婦女節年年皆有，今年竟特別受當局重視，除了特派中央警官巡禮外，還有兩名自我介紹為中央警署派來的貴賓，坐在會場里靜觀探聽。由此可見政府比往年更關心婦女問題。親自下鄉實地了解民情，「無微不至」的關心；比「同工同酬」「婦女憲章」來的更有意義，一點也不注重形式呢？

座無虛席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十二時未正，一

輛輛的巴士，囉哩車從樟宜，武吉知嗎，巴士班讓，後港等載着不同工廠，不同職業的姊妹，朝向維多利亞紀念堂馳來。她們以輕快的脚步奔上紀念堂尋找座位。唉！會堂太狹小了，黑壓壓的人頭早已佔滿。一時正，整個會場被擠得水洩不通，熱氣騰騰，處處洋溢着青春的氣息，鬧烘烘自尋找座坐聲，此起彼落，最後連站的餘地也沒有了。一位工友這麼說：「不行呀，擠死啦！明年一定要在羽球館舉行一個痛痛快快的紀念大會。」這句話使入感到婦女們的隊伍越來越壯大了！姊妹們為什麼那麼踴躍出席大會？為的是想在會議上表達她們的願望，感出她們正義的呼聲；訴出她們心中的苦衷，更重要的是向殖民主義者及其傀儡顯示婦女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絕不容許任何人出賣她們的利益。

默默祝福

籌委代表之一蔡潔蓮向姊妹指出：「我們在工廠流汗，賣命工作，被老板，工頭層層的剝削，所得的工錢僅僅二、三塊。這些辛苦賺來的血汗錢，有些姊妹並不愛惜它，放工後喜歡拿去賭十二支，四色牌等。錢賺來不容易，我們應該愛惜它，不要養成貪不義之財的壞習慣……。」

當她提出這問題時，台下聽眾，有些低頭會心領悟；也有些互相偷偷指點對方。多動人的場面啊！我們喜悅得難於相言，心中默默祝福她們永遠痛改前非。

難得可貴

全場難得可貴的唯一族族婦女，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代表發言指出：「今天為什麼沒有馬來婦女，印度婦女來出席大會呢？主要的是她們還未了解婦女節的意義和偉大。」

精簡之言，証明了星洲無數婦女，還是沉在睡夢中，過着被壓迫，受欺凌的日子，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節日是怎麼一回事。這問題說明了星洲婦運的工作是難苦的，同時也是迫切需要展開的一項運動。

遲生十年

大會上，博得全場熱烈掌聲的，是一位四十多歲的中年婦女演講。她十分老練，姿態自然，聲調清晰，引得全

場貫注。她大聲說：「我十三歲就進工廠，三十多年來被老板剝去多少的血汗？可是現在每星期僅僅能獲得三天的工作，如果沒有工會，我想三天也將失去呢。」接着她指出：「年青人最重要的是學習，提高認識，如果我遲生十年，每晚都會來工會工作和學習。」

這位上了年紀的婦女，正惋惜自身的良機已失，年青的姊妹們，你們聽了有什麼感想呢？別再蹈前車之鑒，快馬加鞭，引頭趕上去吧！

鼓掌歡呼

大會司儀李美雲宣讀提案之一：「希望工團籌慶婦女節委員會應繼續存在，作為聯系各工團女工的組織。」時，會場上報以震奮人

心的掌聲，個個心花怒放，露出喜悅的微笑，大家以滿懷的信心迎接行將到來的組織。冰河溶解了，埋藏在嚴冬里的心，赤熱熱的跳躍着，發出滾滾的熱氣。她們要組織、工作、學習、自由、幸福。這是一股多麼強大的力量呀！誰敢再輕視她們，壓迫她們呢？

女將出場

話說完，苦訴盡，嚴肅的場面即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餘興節目開始，老的少的團集欣賞。節目雖舊，演員却別開生面，大都以女將出場，看了使人另有一番新的滋味。樂得阿姆，阿嬌張口哈哈笑，小弟弟小妹妹拍手稱快。

時間在歡樂中過去了，慶祝會在五時告結束。

激動！興奮！

是，事實証明了：姊妹們在工會正確的領導下，已經覺悟起來，而且勇往直前，始終團結得緊緊。

大會主席的致詞，各代表的演講，工友們不時報以雷鳴般的掌聲，坐在兩旁走廊的工友，是看不到台上演講者的豐采，可是，她們還是嚴肅、細心傾聽姊妹們悲慘處境的控訴。有位工友埋怨地對我說：「為什麼工會不到一個大的地方去開慶祝會，我們在這裏鬧聲不見人，好心急呀！」今天如果「電視」在本邦發達，而且我們有利用的機會就好了。可是這位工友，那里懂得開會的困難呢？我只好照實向那位工友解釋。她氣憤地說：「所謂民主，原來如此……」

這明顯的例子告訴我們：婦女問題是與社會、政治、有密切關係的。一個反左翼，反人民，違背人民權利的政府，那里會給我們自由，民主呢？所以說，婦女要得到解放，必需從整個社會着手，唯有整個社會制度的改變，婦女問題才能解決，這一點是千真萬確的。

讓我們以實際的行動，繼續努力，堅持鬥爭，匯合兄弟們的力量，堅決剷除殖民主義在本邦的勢力，為建立一個獨立、民主、自由的祖國，為爭取一個美好的明天，永遠團結奮鬥吧！

·阿珍·



姊妹欄

×月×日

今天，工會的負責人來廠招收學習班的成員，我第一個報名參加。

讀書是我日夜所理想的東西，年年月月都盼望着。

記得當八歲時，媽媽會背了書包，親自送我上學堂。那時我腳上穿了一雙新鞋，頭上還結一個花蝴蝶，一搖一擺的跟在媽媽後面跑。鄰居的孩子都用羨慕的眼光望着我，過路的人羣都向我點頭微笑，我是多麼的自豪和愉快！

晴天霹靂一聲响，爸爸在工廠被機器壓死了。當天媽媽拉着我往工廠里跑，血！一大堆的血跡流在地上，白布下蓋着一個沒有腳的人，滿身是模模塗塗的血，我嚇壞了，倒在媽媽懷里發抖，最後終於昏過去。

美麗的夢粉碎了，十二歲那年，媽媽再也無法讓我繼續讀書，弟弟，他要進學校，所以我只好到工廠當學徒。

六年來，我在工廠里受盡老板的氣，忍受人間的一切欺凌和侮辱，親眼看見老板討女工的「便宜」，也看見老板欺負女工不認識字，壓她們簽字，然後無理的把她們驅逐出工廠。這些仇和恨，我一記在心里，總有一天要找我這些壞蛋算賬。幾年來我一直在摸索和等待中生活，最後，我終於找到了工人的保姆——工會。現在，我有機會投進她的懷里學習和工作，實現理想生活，這不叫我回憶往事呢？

×月×日

一放工就趕着回家，匆忙梳洗，草草用晚餐，就等着亞芬姐來帶我去工會。亞芬姐來了，我告訴媽我要去讀書，她滿臉皺紋的面孔露出喜悅的微笑。多難得的微笑呀！幾年來第一次看見媽媽這樣高興。我帶着一顆

激動和興奮的心情去上學，今日陪着我的不是媽而是芬姐，人物景物全非，然而心情却與往年一樣振奮。一踏進課堂，工友們以驚奇和友愛的眼光望着我，並鼓起久久不息的熱烈掌聲；老師以親切，和藹來招待我。這難於形容的日子，我永遠忘不了它。

×月×日

大嫂的臉色不大對，大哥沉默不言，媽媽不敢多看我一眼。糟了，糟了！到底發生什麼事情，我的心一直七上八下的跳個不停，腦袋想了又再想，還是搞不通。好不容易挨到放工，一進門，媽媽偷偷的告訴我：哥哥不同意我去工會讀書，十八九歲的閨女到處亂撞，敗壞門風；大嫂說一放工往工會跑，家務沒人幫忙。唉！命運，你為什麼老是捉弄我；災難，你為什麼時時跟隨着我？

×月×日

上課的日子到了，怎麼辦？無論如何，我不能放棄這個學習的機會，我要學習，要工作，要為無數被迫害的姊妹復仇。可是哥哥，嫂嫂又怎麼對付呢？煩死了。唉！別管他們，去了再打算。放工沒有回家，直接就到工會：工會的溫暖使我忘記了一切，工人的友情醫治了我煩惱的心思。但是一踏進家門，非同小可，大哥兩隻眼像燈籠一樣的射過來，大嫂諷刺着說：「一個讀書識字的才女回來啦，我還以為她去投考狀元了。」這難以容忍的話，句句刺痛我的心，我悲憤，我痛恨，一句話也不說，回房倒在床上大哭一陣。媽看見我哭，她也哭了。不久，哥

哥進來向我提出三個條件：一、放工後要幫助挑水，洗好衣服；二、每晚不得超過十點一定要到家；三、每月工資必須交出三分之二。這三個條件要我全部接受，否則不可以去工會。他的心好狠呀！企圖折磨我，毀害

我，一輩子不願我懂得新的知識，永遠成為封建家庭的奴隸。不！我不能屈服，結果，我忍痛的全部接受了。

×月×日

昨夜沒好睡，頭昏昏的去上工。放工後，一語不發，做完家務已經七點半。沒沖涼，也沒吃飯，趕到會所已是七點三刻。遲到了，大家都望着我，我不敢抬頭多看他們一眼；第一節上完，肚子咕咕叫，第二節上了一半，課堂，人影忽然旋轉，後來一切事情都不知道。醒來後，亞芬姐送我回家。我把一切告訴她，她贊揚我有果斷的精神，鼓勵我堅持下去；但她向我指出：嫂嫂是封建家庭的犧牲品，見識少，心胸狹窄，不容易

接受新鮮事物，不能責怪她，應該幫助她，不要和她賭氣，有空應該和她多談談；媽媽年紀老，夫死從子是封建禮教遺傳給她的觀念，所以對長子的一切決定沒權過問，也不敢反抗，不過可以爭取她幫忙家務，慢慢的影响她。比如叫她幫忙沖漿糊，晒衣服等；哥哥是資本主義社會里的拜金者，也是封建社會的家長，他輕視婦女，壓迫婦女，這種思想已深深蒂固的盤踞在他腦海里，要一下子改變是不可能的，只有社會制度起了變化，他的腦袋才會改變的。她同時指明：婦女要爭取沒有人壓迫人，自由平等的社會，唯



我的日記

一的澈底辦法，就是聯合起來推翻不合理的社會制度。

呵！芬姐，你是我的良師，是我的同伴，我樣樣比不上你，應該向你學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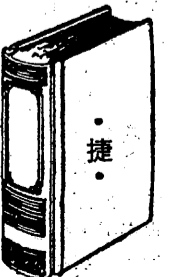
×月×日

那麼多的衣服，要洗到什麼時候呢？還好，媽媽幫助我沖漿糊，答應替我晒。急死了，一沖完涼已經是七點半，又是來不及吃飯。一跨出門，媽媽把兩塊麵包塞在我懷里。媽！你太好了，無時無刻都在照顧着受苦受難的女兒。我堅毅的下了決心，不管是大風暴雨，或是挨飢忍餓，都要堅持學習，鍛鍊意志，永遠與飢餓線上的工人一起掙扎到天明。

×月×日

今天是星期日，一早起來幫助嫂嫂清理屋子，下午芬姐來了。多奇怪！她與媽媽嫂談個不休，樂得她們兩位笑嘻嘻。傍晚她還幫助嫂嫂燙衣服呢！今天嫂嫂待我特別好，還請芬姐吃晚餐。七時她還特別提醒我們該去工會。多好呀！她改變了？路上我問芬姐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她對我說：「家庭婦女見識少，重視眼前利益，早上你幫助她清理屋子，下午我幫她燙衣，這些工作對她是很重要的。目前她看見你去工會不但沒有懶，反而更勤；工會的負責人一點都不可怕，反而可愛可親。這一切事實使她相信你，也任工會，所以改變了態度，不過今後還要繼續努力爭取。」

是的，一切都會改變，我要糾正媽媽的觀念，改變嫂嫂的思想，清洗哥哥的腦袋，更要與大家變革不合理的社會。



「反剝削、求生存」不需煽動 我會仍積極為工友改善生活

逐步謀求工友的生活待遇與工作條件的改善，是我會明確的宗旨，不管是在極端困難、動盪或暫時安定的局面里，這一鮮明的宗旨，絕不會改變。

目前掛上「左翼」、「親工人」招牌而大賣「右翼反動派膏藥」的執政黨，近乎歇斯里的污蔑我會，糊亂地把「有政治目的的陰謀」加罪在我會為爭取工友的利益和工友們為「反剝削、求生存」的鬥爭上，企圖挫敗我會為工友改善待遇和進行反迫害的信心與決心，並打擊工友爭取自身利益的「英勇士氣」。

不管當權者居心如何，總動搖不了工友們歷久經練與考驗的堅貞意志，更掩蓋不了鐵一般的現實。

這裡讓大家看看一二個月來，我們的兄弟姐妹在改善生活的鬥爭中，所得到光輝成績。

順興機器廠

順興機器廠全體工友於二月中旬向資方提出改善待遇要求，經我會代表與廠方數度磋商，終獲圓滿解決。

凡日薪工友，其薪金由三元五角至四元

者，每人每日加薪七角正，而每日薪金由五元五角至六元者，則每人每日加薪六角正，至於日薪由七元至九元者，每人每日加薪四角正。工友每人每年尚得不少過七天之工資作為花紅，診病及醫藥費，也概由資方負責。

新嘉寶酒店

新嘉寶酒店全體五十六名工友，在我會與資方的磋商中，也全部獲得加薪。由於全體工友皆屬月薪工友，因此，每位工友每月所獲之加薪數目，由十三元至四十元不等。每位工友尚得生活津貼四十五元。

Ritchie Bisset

Ritchie Bisset 全體工友也得到加薪，每位工友每月所得的加薪數目，由十元至三十元不等。

運輸（軍部）工友——全裕、金運輪、胡德泰和蔡泉隆四公司工友，共有四百餘名，每日每輛車所走之路錢，皆增加載費一元正。

國泰克里斯影片有限公司

國泰克里斯影片有限公司之演員共十名，通過我會與公司經過數度談判後已達成協議，從去年七月一日起每名演員每月獲得加薪25元，從本年一月一日起有二名演員每月加薪50元，其他八名均每月加薪35元。

在我會屬下的各廠店單位中，上列的五單位只不過在最近獲得改善待遇的單位中的部份，那些慣於「閉門造車」的當權者，實應走出冷氣房，別為冷氣沖昏腦袋，而看看現實，到底工友們改善待遇是否含有「政治目的」或是「被煽動」的。

讓我們忠告執政者的大人先生，別再含血噴人，因為「口渴」與「肚子餓」是不必被煽動才會「感覺到」的。

各族工友共同歡渡開齋節

「勞工之夜」參加者異常熱烈

清歌妙舞快人心，話劇演出起共鳴

整頓後的馬來事務部，已比過去更有生氣了，現在馬來文會報的出版，不僅能按期出版，且文章的內容與版位的設計也日臻豐富與精美，這在教育馬來工友和交流我會會員的思想感情方面，是取得了一定的作用，除此之外，每逢馬來同胞的良辰佳節，馬來事務部也不會錯過良機，組織郊外野餐或晚會的活動，藉以團結與提高馬來同胞的認識。

四月十七日晚上，馬來事務部便假花沙尼汽水廠的大餐廳內，舉行了「勞工之夜」的聯歡宴會，慶祝馬來同胞一年一度的開齋節，赴宴會者為數約三四百人，濟濟一堂，甚是熱烈。大家除飽賞一餐名貴可口的 Nasi Beraini 外，尚可欣賞由著名的馬來男女影星所主演的富有民族色彩且極其生動各種節目。

在這些著名的馬來男女歌手的演唱中，有者慷慨激昂，酷似瀑布沖下灘，有者清脆委婉又像細流迴旋深谷間。因此，每當舞台上唱出悠揚悅耳的歌聲時，記者曾多次偷眼環觀周圍的聽眾，呀！有的斜頭托腮靜聽，有的却把進餐用的釵，當指揮棒一般，輕輕地和着音樂的節奏飛舞。在座的聽眾的內心都起共鳴了。記者暗地里想，馬來同胞的歌曲，唱來實在別具風味，要是它能擺脫西方爵士音樂的影響，而獨創一格，依循音樂的健康道路發展，其前途當不可限量。

除了歌手的演唱外，尚有一個由二男二女合舞的節目和二位身着黑色武裝的馬來拳師，握劍對打的節目。這兩個節目的表演精彩極了，舞蹈的變化確實多姿多彩，矯健活潑，充份地把青年人的青春活力表現出來，使觀眾們大有翩然起舞之感。拳師的對打，初看似乎是美妙的舞蹈，可是，當他們對鬥時，拳打、劍刺、腳踢，却是迅速有力，兇狠得很，雖然，觀眾們明知他們不是真打，但內心却有幾分的胆寒心驚。

最後，是話劇表演，其名為「工人的控訴」，它描述了一個工人家庭的痛苦情況，這位工友為改善生活待遇而進行罷工鬥爭，但這種正義的鬥爭却被人污蔑為有「政治目的」的罷工，在罷工期間，這位工友的生活更苦了，同時又適逢他的妻子臨盆，產下了一個嬰孩，這位工人的生活雖苦，但當他看到自己的寶貴時，他的生活似有了新的希望，可是，貧窮奪去了他妻子的生命，一場的高興後，又墮入無窮盡的悲哀泥坑里去了，就在此時，統治者爪牙來了，他以有「政治目的」的罷工的理由，要強行拖走這位工人。這位工人由喜轉入悲，由悲轉為憤怒，他明白了他生活痛苦的根源，他的妻子為什麼會死，因此，他抱起了他活下來的兒子，又把他兒子舉得高高的，然後大聲發誓，控訴這社會的不合理，殘酷，並祝禱他兒子長大後，應為工人階級的利益而奮鬥。

當這話劇演至最高潮時，全場為之鴉雀無聲，每位觀眾內心的熱血奔騰起來了。大家都認為：難道台上的表演，豈不是目前一般工人痛苦生活的再現嗎？這一節目的表演，使大家感覺到不合理的現實與痛苦的生活已教育了馬來工友，馬來工友的認識，也隨着時間的推進而提高了。

當晚的宴會直到十一點左右，始盡歡而散，記者也深深地為馬來藝術界能演出這以現實作為題材的富有教育意義的節目，而感覺到愉快，並祝賀他們今後能在这工人文藝的道路上，跨步邁進。

重重為難無法削弱工友鬥志 華豐廠工友改善待遇鬥爭又傳捷報

「罷工」是工人的基本權利，也是工人維護自身利益的最後武器。

它之所以是工人的基本權利，也就是說當工人的利益遭到無理或有意的破壞時，工人完全應該以罷工行動去維護和爭取自己的利益。罷工行動之所以成為工人的「最後武器」，那也是意味着當一切集體議價之和平解決途徑全被堵塞時，工人始會使出這一「最後武器」。其理由非常簡單，因為沒有一個人會在「愉快」與「不愉快」的兩種途徑都可解決工業糾紛的情況下，去選走「不愉快」的途徑。

我會第一分會屬下華豐製造廠全體工友的改善待遇要求的最後獲得解決，便是一個鮮明的例子。當工友眼見情況十分不對頭而走上「行動」的邊緣時，工會尚是盡力尋求和平的解決方式，加以解決。要是我們的工會是像那些別有居心者所污蔑的那樣不負責任，那樣的「唯恐工業不安」的話，那麼工業行動早已發生了。

事實的經過是這樣的：幾年來華豐肥皂廠工友的生活待遇雖有獲得改善，但畢竟是極其低微的二三角錢。真正的普遍改善待遇，並未有過。唯近一兩年來，廠方的營業蒸蒸日上，其營利之豐，遠非過去所能比擬的（廠方也當面承認過）。所以廠工友與工會經歷兩三個月之長時間考慮與研究後，便決定於今年一月初正式函達廠方，提出調整薪金和改善待遇要求。

信發後，廠方並未依照工業關係法令於七天內覆信，在十四天內舉行談判，但工會尚是一本合作精神，耐心尋找門路。事經許多麻煩，始於農曆新年前解決花紅一項。月薪工友獲二十五天之薪金作為花紅，日薪工友得二十三天，而服務未滿一年者則得十五天。花紅解決後，談判遂告一段落，候至農曆新年後，始再繼續談判加薪問題。

工友的新加要求所碰到的困難更多了，廠方在談判中提出了兩個工會的問題，並明白表示廠方在承認我會之餘，也承認了由少部份工友所組成的另一個與我會敵對的「勞商」。這雖不是什麼晴天霹靂，但為什麼敵對工會的組織不早不遲偏偏在談判的期間成立？為什麼廠方不先不後也在談判進入加薪階段始提出承認？這是巧合還是有意佈置？

美發有限公司十六名工友，於三月八日採取罷工行動，抗議資方無理拒絕談判。

美發十餘工友鬥爭已進入廿四天

警方應召預工潮資方派虎威威強出車 直接談判及勞工部召集資方皆堅拒出席

三四年來，美發老板從未自動加薪給工友，工友之工資比同行業其他工友低，每個月的薪金，也只不過是區區一百二十元。狡猾的老板也通過不合理的「包工制度」，深層剝削工友，工作了整兩年以上的工友，有些，每個月只得四十五元的工資而已。當工友們向資方提出改善待遇之要求（略分四項：即加薪、改為直接僱員、日薪改為月薪和花紅等）時，誰料老板不但拒絕，反而蠻不講理的先採取行動，削減工友進入聯邦工作的午膳津貼，真豈有此理！

工會自去年十二月廿九日，將工友之要求呈給老板後，資方就立刻以「營業」不景氣影響為理由，一口拒絕了！然而我們代表三番四次的電約資方代表面談，屢次均說：不在，有事外出。

於是，我會決定以書面函約資方談商，可是他並無依約赴會，最後，再通過勞工部召集雙方代表舉行談判，惟資方代表仍然不出席談判會議。

致使大家大惑不解。原本不甚順利的談判，至此便轉了更複雜、更緊張的「三角戰」階段了。每位工友的內心，都不禁在自問是：否廠方要借另一個與我會敵對，分裂工友的力量，來促使工友們的加薪要求化為烏有呢？在這種十分緊張的氣氛下，隨時都有可能發生「不愉快」的事情的。

工會也預見到除非廠方與工會密切合作，迅速解決工友所提出的各項要求，否則，「不愉快」事情的發生實難避免。談判的進展速度果如所料的緩慢下來了，廠方的態度也更顯得冷淡了，敵對工會的挑撥離間的刺激活動，却突然地由「秘密」轉向「公開」，加緊進行，工友們經受了這些刺激「馬上行動」的情緒也直線上升，可是，工會依然鎮定，力勸工友忍耐找尋和平解決途徑，結果工會眼見這努力已是白費的，才不得不發出二十四小時的通知書，要求廠方答應工會擁有介紹新工之權利，以保證今後廠內工友的組織，不受輕易的破壞。

二十四小時到了，工友只有「行動」一路可走，停工抗議的布條即將在廠前掛起時，廠方才再度和工會磋商，解決聘請新工之介紹權問題，「行動」也就因此而避免了。

綜合談判的結果，除了花紅、新工介紹權和薪金調整都獲解決外，月薪工友每位每月獲十九元之加薪，日薪工友每位每日獲六角半之加薪，並於三月五日正式簽約。

從這次華豐廠工友加薪要求的談判過程中，完全可以看出工會的負責任與慎重態度，絕不容胡亂污蔑的。而那些「慣於做賊」又「善於高喊捉賊」的傢伙，是瞞騙不了人家的，他們是應負責一切的後果。

資方的「勇敢」與「堅決」態度，也許是受到了政府最近發表「工業安寧」的偉論的刺激與鼓勵吧！

正當工友的要求尚未獲得合理解決之前，資方竟斷然的把工友原有的午膳津貼割掉，此種步步迫害，持勢凌人的態度，除了展開鬥爭外，別無他路可行了，因此，工友便於三月八日採取了罷工抗議行動。可結能有人要這麼說：這是一項政治性的工業行動。但為了工友自身利益，只好由「油嘴者」去說吧！

正如工會代表質問警官時，警官所回答的：「現在已經不同了，只要勞工部官員電話一去，我隨時就得來」，自工友採取行動後，警方人員蜂湧而至，個個氣昂昂，雄赳赳的，有的手提錄音機，攝影機，播音機，警長持着指揮棍親臨發號施令，有如面對「大敵」，這可樂壞了在場的老板。老板在大隊警察的護送下，親自將羅厘一架一架的駕走，可說「威風一時」，這該歸功於政府的協助呢！

美發工友的反壓迫，反剝削鬥爭，至今已進入第24天了，雖然資方曾通過其公會與我會舉行談判，但由方雙方意見距離尚遠，經過了兩度的談判，仍無法達成協議，美發工友堅持表示：絕不怕眼前暫時面對重重困難，將堅持鬥爭至勝利為止。



勞資糾紛

今年度中央代表大會具重大意義 總務寄望代表們共促大會成功召開

本會中委會已決定於四月八日(星期日)下午一時正假維多利亞紀念堂召開常年中央會員代表大會，報告一年來的工作總結和選舉來屆新中委21名，查賬2名，信託人3名並趁此代表們聚集一堂的大好機會，共同歡慶我會的第七週年紀念。

我會總務指出：工會是非常重視此次大會召開，除會員代表外，並邀請各廠店幹事列席。各代表及幹事在聆聽會務報告之餘，亦可聽到工會負責人對當前局勢之重要課題和工運所面對的問題進行深入分析，這對於我們明察現在，看清將來，搞好會務工作是極關重要的。

總務又說：正當本邦人民面臨一項重大政治挑戰，有人企圖通過「大馬計劃」，「假合併」來阻止星洲憲制的進展，壓制反殖運動高潮的來臨，不擇手段地分裂工運，污蔑工運，幻想通過這些陰謀詭計，來實現他們的「美夢」。我們完全可以預料來屆的中央執委會將面對着更多的困難與挑戰，也更需要我們以更大的毅力與不屈服的精神來工作。因此本年度中委會的改選，也就足見其重大意義了。

總務甚望大家珍惜自己的權利，絕不遲到，不缺席，保證大會成功召開，選出能幹的代表，以完成工友們所付托的既光榮而又艱巨的任務。

促進同業工友大團結 酒店業總幹事會宣告成立

我會屬下十間酒店先後由所屬的分會召開全體幹事聯席會議，對組成酒店行業總幹事會的問題，做了廣泛及深入的研究，結果，大家一致認為：成立總幹事會乃酒店行業近二千名工友一致的且渴望已久共同要求。

中央組織部在接獲各酒店幹事會的呈報後，即刻着手研究有關酒店行業工友之總幹事會之要求。據中組部負責人說：酒店行業工友成立總幹事會是有足夠的條件，且這行業工友一向熱愛工會，對工會的任何一項號召，都有積極的表現。就如最近工會所展開的獻金運動，便得到酒店業工友的百份之百的熱烈支持，其獻金成績非常可觀。

總幹事會的成立不僅在促進酒店行業工友的大團結，能發揮一定的作用，且在維護與爭取共同利益的鬥爭中，也會因步驟的劃一，而做出更輝煌的貢獻。因此，中組部便把酒店業工友成立總幹事會的共同與迫切的要求，在三月份的中央執委會上，提出要求批准，結果獲得中央執委會的一致通過。

記者平時與酒店業工友和幹事的漫談中，深知工友們是非常渴望總幹事會能及早成立，諒工友們得悉成立總幹事會之要求已獲中央執委會批准時，必然笑逐顏開，興奮無比。

(轉自第三版)

巴聯總務陳世鑑說：「行動黨政府不真心誠意為工人改善生活，却整天大叫大喊「共產黨」，而且不查明事實，就開口污罵工友的合理行動，實在太可惡了。」

陳世鑑說：工潮爆發主要是工友生活待遇壞三餐吃不飽，為改善這種處境但得不到資方諒解，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才被迫採取罷工行動，政府部長們連這個普通道理都故意裝傻，一味污蔑人家，以巴士車工友來說：這行業工友過去發生的工潮是最多，工友們的鬥爭比其他行業工友更加劇烈，但兩年多來，由於我會積極努力為工友改善生活，先後和十多家巴士車公司簽訂勞資合同，工會為全體會員爭取了總數在百萬以上的超時津貼，病假，假期津貼及花紅等，這是相當可觀的成績，目前巴士車工友的生活待遇已經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好，因此，巴士車工友們近幾年來都沒有發生過嚴重工潮，這不是充份証明了，工友生活惡劣時工潮發生是難免的，當工友生活獲得普遍改善時，嚴重的工潮是可以減少的，行動黨政府不真心誠意為工人改善生活，却整天大叫大喊共產黨，難道這樣就可以改善工友生活嗎？

李總理在立法議會也提到巴士車工友半路停駛車輛的事。他說：記得那是在一個晴朗的下午時分，李總理穿着高貴華麗的畢挺西裝，神氣十足地要到大成巷為火災災民新屋主持落成典禮，當豪華的巨型汽車開抵巴爺黎峇律時，他發現到在路上停了一列長長的巴士車，起先他以為是為某人送葬，細看後不對頭，總理眉頭一皺靈感就到，因此找到新的罵人材料，沒有經過大腦細想之前，就把這件事搬進立法議會大罵一通。

他接着說：「其實，這些工友停車是為抗擊巴爺黎峇巴士車公司當局鼓動兩位非工會會員的工友對工會作不可饒恕的破壞行為，為捍衛工會權利，工友們要求資方懲罰

這兩位工友，在所有七位股東中只有兩位極為指使這兩位破壞份子。這件事提給勞工部和仲裁庭處理，他們都說「無能為力」，於是工友們只好採取停車抗議行動，最終資方看情形不妙，只好和工會商議並達成解決了。李總理對自己的政府處理糾紛無能隻字不提，末好好查明事實，就開口亂污罵工友的合理行動，實在太可惡了！」

各工團執委大會議決案全文

「一向對維護工業安寧並不關心的人民聯盟和只顧對付非行動黨工會的行動黨政府，緊隨着「合併」與「大馬計劃」宣傳之後，現在又開始「工業安寧」的叫囂。

在過去幾個月來，執政黨為着本身的政治利益，對許多工潮都以超工業性的政治手段去處理：邵氏機構工潮時，政府竟公然從重資方拒絕與工會談判，採取分化政策號召個別工友與僱主「談判」，嚴重侵犯工會權利而使工潮惡化起來，其目的顯然在打擊非行動黨工會；公共日薪僱員的工潮，同樣是執政黨為扶助由甘達三美領導的「公共機構僱員聯合會」(A U P F)而拒絕承認代表絕大多數僱員的「公共日薪僱員聯合會」的代表權，以致爆發了萬餘名工友僅持廿多天的歷年來最惡劣的罷工潮，同樣的手法他們又在和興膠廠大行其道，由蒂凡那領導的「勞商」在全廠工友以秘密投票而否決了他們的代表權，他們却借着政府的地位，公然無視工業關係法令而鼓動一小撮工友「罷工」，使勞資雙方蒙受不必要的損失……。這些事例是以證明：自去年八月以來工業之所

四分會區委改選訂本月廿二日 檢討一年工作選出十三區委

中委會之改選日期已訂於四月八日，各區務委員之改選將緊接着中委會之改選而進行。屆時將選出十三名之區務聯同中委會選派之區總務及財政共十五名組成區務委員會。

依據工會之組織系統；中央執行委員會之工作着重於整個會務策劃及督導工作，還有就是勞資糾紛的處理，區委會之工作着重於執行中委會之決議并領導區務創造適應於該區情況之形式與方法來完成工作，并與該區屬下之廠店單位工友取得密切連系；吸收工友們的意見，反映工友們要求，使工會更能了解工友的情況，更好為工友們服務，壯大工友的

隊伍，鞏固工人的組織，在這方面過去區委會是扮演主要的角色，今後也將繼續扮演這角色。尤其在目前這風風雨雨的政治局面里，政治變動，將直接影響至工會，因為向來工運與政治是與不開，在一個反人民，敵視進步力量的政治氣氛里，工會必然首當其衝的受壓制。要突破這種局面，必須靠工會的正確領導，工作人員的積極苦幹，工友們的團結一致，多大的困難，更多的壓力，都能抗拒，當這些不利工人的障礙一經踢掉，一個更有利工人的局面將出現，這是早已歷史告訴我們的道理。

代表們，讓我們之無比的毅力，無限的信心，來面對一切困難，慎重選出我們的代表來迎接歷史賦於我們的任務吧！讓我們保證準時出席會議。

茲時各區改選日期，地點，時間例下

分會	日期	時間	地點
第一分會	22.4.62	下午一時正	巴區分所
第二分會	22.4.62	下午一時正	大坡會所
第三分會	22.4.62	晚上七時半	小坡會所
第四分會	22.4.62	晚上七時半	武區會所

工人歌聲將傳遍星島

中央歌詠隊訂期往麗的呼聲作錄音廣播

本會年來宣教活動蓬勃展開，各項活動吸引大批年青工友參加，這是令人喜悅之現象。

據悉目前中央宣教部在總會召開中央歌詠隊負責人，四區康樂主任及歌詠指揮聯席會議，討論我會今後康樂工作重要事宜。會上大家一致同意中央歌詠隊之工作計劃：訂本年六月間前往麗的呼聲一次錄音廣播。將平時工友們的學習成績加以總結，介紹給本邦愛好音樂的廣大工友和社會人士。

中央歌詠隊此項錄音廣播，目前正積極加緊練習，為使錄音廣播成績更美滿起見，中央康樂隊亦將到場伴奏，悠揚悅耳的歌聲配以旋律優美的樂樂，預料將引起全星工友的注意和按時收聽，實為一大喜訊。

除此而外，中宣及各區康樂負責人在原則上也同意在今年內舉行一規模盛大之音樂晚會，作為學習上的觀摩及鼓吹學習音樂藝術的熱潮。相信我會此項空前的創舉，將有助於提高工友們的音樂水平和欣賞能力，對整個會的康樂活動也將起推動作用。

以不安，完全是執政黨持着政治偏見，存心對付非行動黨工會以扶助自己的工會，而採取超工業性的政治手段處理勞資糾紛所造成的。因此，我們認為人民聯盟和執政黨勾結起來，在本月立法議會所提的動議「嚴重關注由親共政治煽動家為政治目的而引起的工業不安的增加……。」其目的不外轉移人民視線，掩蓋執政黨以政治手段處理勞資糾紛而引起工業不安的事實，推卸自己的責任並誣蔑左翼工會的合理態度，企圖壓制工運的正常發展，以方便其擴張行動黨派的工運勢力，從而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鑒於此。

(一)本大會嚴厲譴責執政黨為自身的政治利益，以政治偏見處理勞資糾紛而造成工業不安的做法，並認為除非執政黨放棄這種不負責任及輕浮態度，否則勞資關係是很難改善，要確保工業安寧也是很困難的。

(二)本大會相信維護工業安寧是每一個有責任感的人士所應盡的義務，我們曾不只一次提出：「將基於工業和平與正義的原則盡力在工業中維持和平，盡量避免工業行動的發生，對工友的要求力求合理化，以免影響國民經濟。」我們將基於這些原則，繼續和所有有關國民經濟及工業安寧的開明資本家誠懇合作，促進並改善勞資關係。同時警告某些意圖利用目前政治不安及執政黨的支助，而乘機壓制工友的僱主。如果他們存心玩弄政治而破壞勞資關係，我們決將給予有力的反擊！

(三)本大會呼籲本邦各民族工友兄弟姐妹，加緊團結，加強工運力量擊退分化工人階級的團結，和破壞促進勞工生活改善的正義行動的任何反動勢力，包括工人內部的叛徒和存有政治意圖的反動僱主。並全力支持目前仍在堅持中的所有工潮，使鬥爭中的工友兄弟姐妹獲得最後勝利為止！」

公元一九六二年三月卅日

東陵俱樂部工友被迫罷工

本邦酒旅餐業職工聯合會屬下東陵俱樂部全體會員，包括廚夫、侍者、司關、園丁及書記等一百一十名工友，於三月十六日下午五時起為抗議資方無誠意解決工友改善待遇要求而實行罷工。

據悉，該俱樂部僱主是由本地英籍高級文官、軍官、法官及大資本家所組成的，是有權有勢的集團，因此在對付工人方面就採取格外強硬的手段。該會負責人稱：工友們於兩年前就提出改善待遇要求，自一九六〇年六月起開始舉行談判，經過十餘次談判，資方態度盛氣凌人，手段詭計多端而百般阻撓談判進展，以致無法達成協議。在加薪問題上極盡能事愚弄勞方，一方面答應願意加薪，另一方面又拒絕自本年起實行，而堅持要到合約簽署後一年，即一九六三年起才開始加薪，使勞方完全無法接受，資方代表聲言：「錢的問題對他們的俱樂部是小事，主要的還是我們要看你們工友的力量而決定。」這無疑是向工友們挑戰，迫工友非採取工業行動不可？那些熱心於叫囂「工業安寧」的人，對這種惡意挑釁工業行動的資方却熟視無睹，因此，他們所謂「要維護工業安寧」的眞意，豈不是使人感懷疑了嗎？

工友們曾採取過三次停工抗議，資方仍然無動於衷，工會仍希望糾紛能在工業行動來發生前和平解決，於是在三月十五日向資方發出最後通知書，限期資方儘早謀求解決，但終告徒然，因此，工潮就不可避免地爆發了。一百多位工友堅持鬥爭至今已逾兩星期了，雙方仍未有接觸談判的跡象。工會會將情向勞工部呈報，據該會一位發言人稱日內或將舉行談判，是否有希望獲得解決，他未敢抱過份樂觀。

該會曾印發告社會人士書將工潮前後始末詳情向社會人士申訴，該會呼籲富有正義感的社會人士及工友們，對工友們為着善待遇所採取的合理罷工行動給予道義上，精神上及物質上的支持，使鬥爭能得到最後的勝利。



(一)

亞平放工回到了家。身體已經很疲倦了，回想在廠里趕工作時那種緊張的情緒，現在似乎才鬆了口氣；但，今晚是週末，是他到工會值勤的日子，所以，當今早接到一個朋友的約會時，他不得不婉言推辭掉。

……老習慣了，這些年來，他都是這樣的堅守着自己的工作崗位。

晚飯過後，天空佈滿着烏雲。已經是七點多鐘了，窗外，雨聲淅瀝……亞平撐着紙傘，消失在籠罩着雨霧的那條小路上……

風，猛括着、雨、冰冷地打着！他這時也興起一陣清新的感覺，呼吸也似乎輕鬆許多。

在車站等車，搭客比往常少。不久，巴士來了！他匆促地跳上去……

當售票員向他收錢的時候，他才發覺到袋子里只剩下四毛錢！還好，今晚來同的車費還可以打發過去……

現在他的思潮就像車輛一樣的奔馳、起伏……

耳邊，响起了那個所謂進步份子的話：「哼！傻瓜！你這樣做有得到酬報嗎？這個社會，誰同情你這麼苦必孤詣地去做些不揚名的事？哼！要我，嘿！連望它一眼都不呢！」

但是，這話就像飄落的紙花一樣，一點也打不進他的心里，相反地，使他認識了那個人的人生觀和對工作所抱的是什麼樣的態度了。

接着，耳邊又响起一陣所謂風頭主義者的話語：「……哈！我嘛，我真不願幹那些瑣碎的工作，你看！我在領導工作上多麼有成績，我經常指示他們去做些不關痛癢的小事，而我呢？你還看不到嗎？演講會上，公衆集會上……還有，哦！我就覺得你實在太忠實一點！」

這些話，充份地自己暴露了自己的缺點——知識份子的劣根性。亞平是清楚地看到的，但他都時刻在提醒着自己呢！

「你呀！就是這麼一點不好！老是那麼肅靜地工作，也不跟人家打打秋風，聯絡聯絡！難怪許多人對你都不熱心……」這又是另一個工友會對他說過的意見。

可是，亞平的心里只掠一道話，這話像有力的膠膠，反擊過去：「怎麼？打打秋風？熱心？哼！虛偽！」

當巴士抵達車站時，他才恍悟過來，還

有一天，我正在書房里讀報，老陳氣呼呼地撞進來，邊走邊罵：「他媽的，這樣的鳥人也有的。」

「你何必生這

樣大的氣，有事請坐下來談。」我抬頭對他說，他不等我說完，就說：「你知道嗎？老Q這個傢伙，什麼事他都要辦，可是什麼事他都沒有做，財政股，組委，糾紛小組等，樣樣他都包去，可是各股的會議，他却全不出席；即使有出席，也匆匆忙忙地當會議還在進行中就離開。財政股的收捐他不來幫忙，總務股的組織問訪工作他不出動，還有阿明和資方的糾紛他沒有去處理，喔！更氣死人的是這個月財政虧空，他就把責任推給我……。」

「好了！好了！」我截斷了他的話，問道：「老陳，不久前你才告訴我，老Q怎樣了不起，怎樣厲害……。」

「噢……」我一問，老陳很尷尬，大半天說不出話來，接着才垂頭喪氣，很為難

地說：「我，我以為他是××會××小組的秘書，又是我會的財政主任，組織委員，糾紛小組委員……。待人相當

熱情，說話也不錯，看起來又很積極，思想又像很進步。那里知道他這樣沒有責任感，不認真……。」

「這個也難怪，你是剛來這里參加工作的。」我簡單的回答他。

× × ×

人們在觀察事物時，常常陷於主觀和片面，只看表面現象不問實際內容，把自己從表面現象推想出來的結論當作客觀事實，就因為是這樣，常常會撞得頭破血流。這時，就必然會垂頭喪氣的大感失望和傷心。這樣做的時候，也容易無原則地去歌頌那些好大喜功，亂開空頭支票的人；反而看不見那些腳踏實地，埋頭苦幹的人的優點。所以對待客觀事物的最好方法就是深入調查，研究和了解情況。

常有的小事

好，手錶的指示是七點半。他趕着大步，到工會走去……。

(二)

會所燈光明亮，鮮明的標語四處可見。到會的還不多，學習時間是八點，趁這時候，趕快做些工作。

他拿着掃把，從後面打掃到前面，垃圾簍里已滿了，地上還留下許多紙碎的煙灰！顯然的，也許是一兩天沒打掃了。拚了一刻鐘，紙碎以及紙簍里的垃圾全部都倒去。現在，他開始把辦公桌上的杯子拿到盥洗台去洗，洗好了放在杯架上……還有，抹桌子洗畢後，順手把文件整理好，把報紙放回報紙架上。

這樣，亞平已是滿身汗了！洗過手，歇息一下。接着，執委、幹事、學員和會友，便陸續地來了。會所里，便充滿一片話聲……

「亞平，你一個人掃？」一個剛才看他打掃得很起勁的會友問。

「嗯！我先到，當然先要做好，不然八點鐘大家可要活動了。」

這個會友，臉上掠過一道微笑，點點頭。

今晚，除了學員有活動外，有一間廠的幹事們來開會，討論組織工作。因此，亞平也跟其他執委組委一樣，必須出席會議，了解情況。

這個廠又是碰到工友們散漫，對幹事會不重視的問題。亞平幫忙記錄，首先由幹事反映該廠最近的組織情況。

一個男工友說：「一般上，工作相當多，工友們都儘量提高效率，可是，有一點就是：他們對組織不重視，遇有困難不向幹事會求得協商而獨自去進行，所以，事情弄到很棘手，等到事件弄大了，才來找幹事會！試問：這樣的作法，的確是很不智的！」

另一個女工插嘴接下去：「女工友也是這樣，只不過她們比較處於被動的地位，有問題老是要擱在心里，經常都依了別人的主見。雖然，有些

女幹事可以去影響她們，但收得效果還是很少。這一點，必須要努力的！」

亞平這時才說出他的意見：「各位幹事，依照我個人的感覺是這樣的：幹事會所決定的問題當然是經過幹事們的慎重考慮和跟工會組委會取得正確的決定才去實行的，注意：我們做幹事的，經常在主觀上覺得所做的都很不錯！當然這是可喜的！但是，必須指出，一些急於解決或解釋的問題，就必須在會議達到決定後，儘早跟工友們取得聯絡，把幹事會的決定說給他們聽，爭取他們的瞭解和支持；不要忽略了：假使我們幹事會所決定的事情，會後我們沒有去執行會議上的議決，那麼，這跟沒有開會有什麼差別呢？」

地說：「我，我以為他是××會××小組的秘書，又是我會的財政主任，組織委員，糾紛小組委員……。待人相當

熱情，說話也不錯，看起來又很積極，思想又像很進步。那里知道他這樣沒有責任感，不認真……。」

「這個也難怪，你是剛來這里參加工作的。」我簡單的回答他。

× × ×

人們在觀察事物時，常常陷於主觀和片面，只看表面現象不問實際內容，把自己從表面現象推想出來的結論當作客觀事實，就因為是這樣，常常會撞得頭破血流。這時，就必然會垂頭喪氣的大感失望和傷心。這樣做的時候，也容易無原則地去歌頌那些好大喜功，亂開空頭支票的人；反而看不見那些腳踏實地，埋頭苦幹的人的優點。所以對待客觀事物的最好方法就是深入調查，研究和了解情況。

小強



遠方的來信

·黑小鷹·

遠方來了一封信，說是在他們故鄉那兒，天天陽光普照，豐衣足食生活好。如果我要有出頭的日子，叫我及早收裝好上

地告訴他們說：這裏的椰子好，這裏的椰葉香，這裏的椰樹不會倒。雖然是吃不飽餓不死，但我們知道即使是現在吃盡苦頭，將來的日子總會一天比一天好。黑夜雖漫長，黎明終究要來到，太陽終究會昇上，昇上馬來亞天空的東方——在東方，光芒萬丈！……

船。……

我立即寫了覆音；激動而自豪

？所以，我說這一點必須加以掌握的。」

「我很贊同亞平的意見，」在座的另一位執委王君也表示了他的看法：「造成會友們對幹事會的不重視，其因素有三點：一、幹事會本身的領導工作必須是以身作則，團結一致的，要樹立威信，真正能做到為工友謀福利的地步，這樣，幹事會才會被工友們所重視；二、我們知道：有許多尤其是初步組織起來的工友，由于他們少受良好的教育，加以不良的家庭環境，造成他們對集體利益漠視，養成自私的觀念，所以，既然幹事是被他們所選出，當然就必須主動地去影響他們，絕不好先帶着「自己是較開明的，進步的一態度去孤立他們。當然，有許多好幹事，甚至要忍受許多難堪的對待，但是他們還是胸懷寬敞的不去計較它，原因是為了照顧組織和團結。然後，在適當的機會再去影響他們，尤其是當那些工友發生困難時，我們幹事必須設法去幫忙他們，然後再指出他們平日的缺點，加以勸服。這麼一來，我



不要對我傲視了，我崇拜過的偶像，你們在我童稚的心靈中活了好幾年，叫我相信，相信這世界是你們所創造，現在，我不再相信了。——我已經不是你們的降服者，為你們吟唱和平和祝福的聖歌，

你們是披着金紙的木彫和銅像，你們是空虛而無靈的幻影，這世界會被你們無形地統治過，人們的意願和行動受着箝制，皇權永遠傳達你們的意旨，信徒們替你們說了幾千年謊話，說什麼貧窮富貴是你們的懲罰賞賜，奴隸和被殘害的遭遇是應有的罪罰。

你們欺蒙了多少無知的心靈，你們扼殺了多少智慧的生命，你們把無知的生命帶引到虛無的夢境裏。

天堂和地獄是人的思想牢獄，受迫害者永遠不准反抗（這是違抗天命）活着的靈魂受着無形的鞭撻，富貴者永遠是你們的寵兒，貧困者永遠是你們的奴隸。

別以為你們那麼尊貴地受人膜拜，你們還是由粗糙的手塑造出來，人的智慧之光輝已探射到廣漠的太空，你們的「普照」已是暗淡無光，你們啊，是虛無渺茫的幻影，——已經在我心中永遠死亡……

艾梅

覺得是比較可行的辦法！」

「你說的也相當有根據，我們一夥兒，就是亞黑比較暴躁，經常為了一些枝節問題，便要跟工友打罵，我認為是不必要的！」另一個坐在桌角，帶着副黑框眼鏡的工友說。

「大家的意見，我深信對你們幹事會今後處理事件是有很大的幫助的，」亞平作最後的補充說：「希望大家加以珍惜，並衷心地加以實踐，當然，困難一定有的，大家必須具有與困難搏鬥的決心，那麼，我個人堅信：你們未來的改善待遇的談判，一定更加有把握的。我的話就到這兒，謝謝大家！」亞平說着，剛好電話鈴大响，接電話的傳來這麼一句：

「亞——平，你的電話！」
「哦，來了！」他拿起電話筒：「喂，哦，我就是，怎麼？新聞稿嗎？我早已寫好了，哦，好，還有，希望你再看過幾遍，有必要增刪的你要做，記得：再徵詢其他委員的意見！」

亞平放下了電話，接下來他必須觀察及瞭解活動情況。當他正在跟二位組員修改稿件的時候，組委老王走了過來，說：

「亞平，×廠的老工友×君不幸逝世，遺下子女六個，身後蕭條，為發揚互助友愛的精神，你要認捐多少呢？」

「哦，我看！」亞平接過那本單簿子，才說：「我捐一元，不過錢改天收，好嗎？」

「好的，好的，」老王手上的鋼筆，很快地在紙上寫下了亞平的名字及認捐的數目，才說聲「謝謝！」走開了。

好幾個宣委們，有的在整理圖書；有的在為行將舉行的比賽，寫着標語。現在的亞平，精神雖然興奮，但體力很差，看看時鐘已經是十點多鐘。他在「執委值勤簿」上記下今晚的會務情況，又簽個名，這樣值勤工作才告一個段落。

(三)

在顛簸的巴士車上，亞平的眼睛幾乎要合上啦！他現在什麼也沒法去想，只有讓夜風吹散他的頭髮，讓車輪的滾動聲伴隨他的呼吸！他最後才想起：明天要是遲到十五分鐘……呵，可怎麼交代呢？……

他蒼白的臉上被車廂里的燈光照得更加蒼白，而車窗外的黑暗，仍舊深沉！他不禁地在心里响起了一句話：「天一定會亮的！……」

·旭陽·

給

·靜心·

——送給爭——

我有赤忱的心一顆
供給殷紅的血液循環着
我有如曠野上的一枝小草
又似汪洋中之水一滴

假如妳真心愛我
請投進這曠野里
在那澎湃的浪濤里
伴隨着大伙兒共呼吸

請忘却妳的悲傷
請妳拿定主意
今後不准有一點兒傷感
永遠生活在快樂的大伙兒里

